

細說石廣村點滴

—— 口述歷史故事文集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Social Service - Hong Kong



鄉郊保育辦公室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Office

細說
石廣村點滴
——口述歷史故事文集



鄉郊保育辦公室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Office



目 錄

序	/ 5
「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簡介	/ 6
礦村之始與四個群落	/ 8

第一章 山頂區

1.1 山頂區的台山人	/ 14
1.2 美食大街	/ 18
1.3 住在「山頂一號」的織婆	/ 23

第二章 馬鞍橋區

2.1 那鐵皮招牌與門前對聯	/ 28
2.2 馬鞍村的苦與甘	/ 33





第三章 上下半山區

- | | |
|----------|------|
| 3.1 半山三寶 | / 40 |
| 3.2 半山的豬 | / 45 |

第四章 碼頭區

- | | |
|-------------|------|
| 4.1 來自遠方的思念 | / 52 |
| 4.2 飛達茶餐室 | / 57 |
| 4.3 傳揚的種子 | / 61 |
| 4.4 因礦成村之續 | / 65 |

鳴謝 / 72



後記 / 74

機構簡介 / 76



序

相較於「馬鞍山村」這個現行的官方名字，我們更喜歡以「礦村」稱呼這條鄉郊村落。原因是它的形成、興起與衰落，皆與礦場的發展息息相關；而兩者的緊密關係，亦突顯了這村落的獨特性，以及它與香港其他鄉郊村落的不同。

今次走訪數十位舊村民，與他們進行多次的個人與小組訪談，將場景由礦場擴闊至整條礦村的四區，拼湊出一幅屬於馬鞍山礦村，也屬於香港獨特鄉郊地區的人文歷史圖畫。

這是一個關於礦村四個群落——山頂區、馬鞍橋區、上下半山區和碼頭區的故事。數千以至上萬計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因開採鐵礦而成為礦村村民，並與其家人一同聚居於馬鞍山礦村。

自 1949 年起，伴隨着馬鞍山鐵礦場的大規模開採，礦村開始萌芽發展。在七十年代家傳戶曉的電視劇《獅子山下》播放之前，關於馬鞍山下礦村一眾家庭的小故事，已悄然上演。

本書藉着一眾訪談者的無私分享，我們努力記錄這些平凡而動人的小故事，以及礦村鄉郊獨特的生活面貌，並以口述歷史散文集的形式作為分享、傳承與保育的用途。

鞍山探索館團隊



「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簡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承蒙環境及生態局轄下的鄉郊保育辦公室透過「鄉郊保育資助計劃」的資助，推行「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以馬鞍山村內信義會教堂歷史評級建築群（即現在的鞍山探索館）為一所「山屋」，參照境外「山屋」為登山者提供休息、安全保障及提供周邊地區歷史文化資訊的功能概念，將探索館轉化為一個實驗性平台，以不同形式的社區活動，推動復育馬鞍山「礦村」生活文化相關的工作，以提高公眾人士對這個鄉郊社區的認識，進一步彰顯馬鞍山村的歷史文化在社會層面上的意義、價值與重要性。

本計劃以口述歷史訪談為基礎，透過與香港中文大學亞太城市研究所城市創新中心伍美琴教授團隊的合作，展開兩個階段的口述歷史訪談工作，探索昔日馬鞍山村村民的背景和四個群落的特色。訪談內容涵蓋信仰與習俗、飲食文化、鄰里關係、價值觀、信念及生活面貌等多個不同面向。

資料經整理後，分別以常設展覽、聲音導賞、在地導賞和工作坊等形式，推出多元化的體驗活動，讓更多公眾人士認識到馬鞍山村獨特的鄉郊文化，亦為社區注入新活力，推動鄉郊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整個計劃的推行經驗，已輯錄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出版的【馬鞍山村山屋實驗計劃】經驗分享冊中。



鄉郊保育辦公室網頁



鄉郊保育辦公室
Facebook



鄉郊保育辦公室
Instagram





礦村之始與四個群落

現時的馬鞍山村，所指的是因開採鐵礦而形成的一條鄉郊村落。它承接着礦場於 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間迎來的機遇，以及國內動盪帶來的勞動人口，村落開始於礦場西南面、一河之隔的山坡上逐漸形成。（下文以「礦村」稱呼）

1950 年起，礦村人口日漸增多，天主教方濟會及基督教信義會的牧者相繼來到礦村，建立教會、興辦教育、提供救濟與醫療支援，並在早期向礦場爭取資源，提升礦村道路與設施，使村民於身、心、靈各方面得到基本照顧。

由礦場、礦村及教會組成的這條「村落」，因着村民來自五湖四海，帶進不同原居地的生活文化與習俗，在此處匯聚演化，逐漸形成一條擁有多元生活文化的鄉郊村落。

直至 1976 年礦場結業及 1980 年代馬鞍山新市鎮發展，礦村的故事才隨着歲月流逝而逐漸被遺忘。



礦村的四個群落

根據口述歷史訪談中村民所憶述，當年礦村並沒有正式名稱，村民僅以「山頂、馬鞍橋、上下半山及碼頭」來區分自己居住的位置。這說法一直沿用至今，已是約定俗成之事。

山頂區——為礦村最高處及最早有人口聚居的群落。此區位於馬大石澗的山崗上，與露天採礦場只有一河之隔。1949 年初此處仍是荒山一片，但因有充足水源，加上擁有靠近礦場的地理優勢，所以最先建立起來。

馬鞍橋區——因位於一座橫跨西馬肚石澗、可供行車的大橋——「馬鞍橋」——附近而得名的聚落。該橋估計建於 1930 年代或以前。此區建屋之地原是附近客家原居民村落開墾出來的農地。

上下半山區——隱藏於青蛙石西北面的山谷中，為一個自成一角的聚落。



礦村四區幅員遼闊，今日地理位置由山頂延伸至山下恆安邨位置。



碼頭區——位置約在現時耀安邨至馬鞍山繞道一帶，昔日是一個位於海邊的聚落。民居附近有礦場辦公室及礦業相關設施；亦有碼頭作為村民對外出入的唯一海上交通樞紐。惟至 1970 年代末，因政府拆遷及發展馬鞍山新市鎮，碼頭區已消失不復見。

■ 真正的馬鞍山村

從歷史角度出發，「真正」的馬鞍山村是指位於馬鞍山東南面山谷，由溫氏建立的原居民村落，又稱作「溫家村」。1908 年的地圖已見標示，估計建村已超過一百五十年。村民以種植稻米、花生與番薯為生。村落前後兩排約廿戶人家，背靠馬鞍山，面向吐露港；村內的風水林及流經前堂的西馬肚石澗，是典型原居民村落的佈局。



當年礦村山上一帶的鳥瞰圖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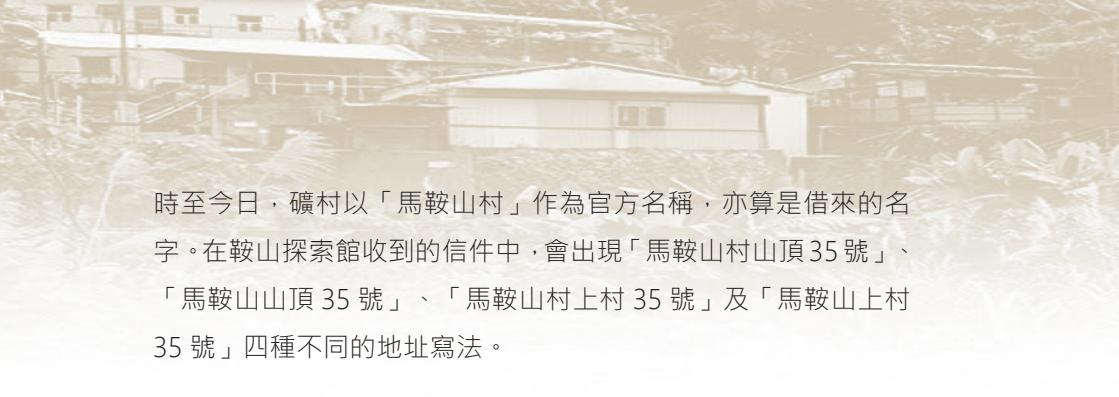


馬鞍山礦村當年因礦場聚合了五湖四海的人士

■ 馬鞍山的上村與下村

礦村於官方定義上為寮屋區。房屋署寮仔部於 1980 年代為礦村進行寮屋登記時，估計因當時礦場已結業，大量村民遷出後繁盛人口不再，寮仔部因此以「上村」及「下村」重新劃分礦村。「上村」所指為山頂區的群落；「下村」所指為馬鞍橋區及上下半山的群落（亦有說法指「下村」的範圍僅為馬鞍橋區的群落）。





時至今日，礦村以「馬鞍山村」作為官方名稱，亦算是借來的名字。在鞍山探索館收到的信件中，會出現「馬鞍山村山頂 35 號」、「馬鞍山山頂 35 號」、「馬鞍山村上村 35 號」及「馬鞍山上村 35 號」四種不同的地址寫法。

■ 矿村村民祖籍及百家姓

礦村村民祖籍地遍及全國共二十個省份，包括：

江西、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東、安徽、福建、江蘇、天津、山西、四川、雲南、上海、吉林、遼寧、貴州、陝西、廣東、廣西。

■ 矿村百家姓（其 115 個）：

丁、于、仇、方、毛、王、丘、冉、史、司徙、甘、伍、向、朱、江、何、余、吳、呂、扶、李、杜、汪、沈、邢、周、孟、林、邱、金、信、姚、柯、段、洪、胡、范、侯、唐、夏、孫、宴、徐、殷、秦、翁、袁、鄧、馬、高、崔、常、張、敖、梁、梅、畢、盛、莊、莫、許、郭、陳、陸、麥、傅、彭、游、湯、程、馮、黃、楊、溫、萬、葉、詹、賈、達、寧、廖、榮、熊、蓋、裴、趙、劉、歐陽、滕、潘、蔡、蔣、鄧、鄭、黎、盧、穆、蕭、賴、閻、霍、龍、戴、蘭、薛、謝、鍾、鄺、羅、譚、關、嚴、蘇、饒、龔。

註：資料來自信義會恩光堂教友名冊，另有少部份百家姓是從口述歷史中收集得來。



第一章

山頂區



1.1

山頂區的台山人

訪談訪談對象日期：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六日

「我喺屋企搵到爸爸一啲舊相片其他嘅，可以帶俾你睇睇。」余秀玲於訪談後主動聯絡我們，表示願意分享一些昔日關於她父親的舊相片和舊物。余秀玲這次分享的舊物十分特別，包括有她父親的「炮王證」、爆石指南及聖約翰急救證書，還有一份《建搭臨時木屋申請書》。

余秀玲的父親是台山人，1940 年代來到香港謀生。初時在西環當小販，後來經在大公洋行任職文書的親戚介紹，來到馬鞍山礦場當礦工。他不久後便回鄉結婚，更接了太太一同來到礦村生活。

父親後來由礦工晉升為「炮王」（註），母親則為家庭主婦。余秀玲於 1962 年出生，是家中獨女，一家三口在山頂區生活。

余秀玲提供的《建搭臨時木屋申請書》，登記年份為 1960 年，大概就是礦村人口接近高峰期的時候。申請書內列明多項規定，包括申請人須為礦場工人或其家屬、建屋材料與房屋使用之規管及買賣限制等。申請書更須由礦場礦務組及土木組兩位工程師簽署批准，可見當年礦場對管理山頂區群落擁有一定的權力。

■ 註：「炮王」泛指當時礦場擅長爆破技術去開鑿礦石的礦工稱號。



說回余秀玲的故事。她出生的 1960 年代是山頂區最熱鬧的時期，當時除早期定居於此的外省人外，山頂區亦已有來自潮州、台山、新會、客家等地的村民聚居。她的父親除了是炮王，也是管工，薪水較一般礦工高。她說父親有時候會在碼頭區買海鮮回家，為晚飯「加餸」。

「我喺天主教學校讀書。記得修女講過，話阿媽縱壞我。我讀幼稚園時，試過要阿媽買叉燒俾我食先肯返學。」當時的叉燒是由山頂區其中一間食店的老闆，從九龍購買後再帶回礦村賣給村民。

談到對礦村昔日食物的記憶，余秀玲記得同學的父親「老俞」賣的餛飩麵十分美味，還有媽媽在端午節包的粽和台山鄰居製作的「千層糕」。她說：「個糕係一層粉漿，然後一層花生，又一層粉漿咁。」

余秀玲說以前在山頂區，左鄰右里的關係非常好。「好似一家人咁，過時過節會輪流去大家屋企包角仔（油角）、炸煎堆，好有



五六十年代礦村山頂區的景貌（相片由陳培佳博士提供）



氣氛！」不過，小朋友就不可以參與製作賀年食物，因為「試過（有小朋友）見到人哋整角仔『冇發起』，隨口講咗句『唔發嘅』，咁就唔俾我哋喺度睇住。」

小時候的她亦會與其他小孩一起替村內士多搬運汽水。她說：「細路仔唔夠力，用個麻包袋，裝住六支汽水，搬夠一盤就有幾毫子，可以買零食。」她最喜歡「通山跑」，記得自己曾經在山坑邊掘到一個大粉葛；她又會與朋友跑上山捉蝦仔和魚仔，然後就地生火，用鐵罐煮來吃。

余秀玲一直居於礦村山頂區，直至中學畢業後投身社會，才遷往沙田市區。父親亦轉往當時發展中的愉景灣繼續當「炮王」。數十年過去，她仍然很喜歡也很懷念過去在礦村生活的歲月，即使已搬到沙田市區居住，一有時間她還是會回到礦村探訪。



余秀玲女士（中間）與其他村民分享礦村往事





1.2

美食大街

訪談日期：二零二三年十月廿七日
訪談對象：饒玉鞍先生

不少人曾經稱馬鞍山為「美食沙漠」之冠，但原來在五、六十年代，單單在馬鞍山礦村就有着來自五湖四海的美食。

山頂區是礦村最早形成的群落，估計自 1949 年起，已陸續有礦工在此搭建木屋聚居。而早期的居民主要是來自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東等地的外省人。

山頂區鄰近礦場，且建有兩所教會學校，人流匯聚，所以部份村民會在分隔兩所教會學校的大街上開鋪營生。以蒸、煮、炸、烤不同方式製作烹調的食物應有盡有：饅頭、燒餅、蘿蔔墩、饊子、餛飩麵、上海麵、菜肉包、韮菜包、片糖包等等。在一條山頂區大街上，能吃到各式各樣的外省美食，這亦成了不少山頂村民美好的集體回憶。

父親也是從外省來到馬鞍山礦村的饒玉鞍回憶着說：「最好食嘅，一定係炭烤燒餅！有咸，有甜；有韮菜嘅係咸味，甜嘅會加入砂糖。依家已經食唔到嗰種味道了！」



饒玉鞍的父親饒錦雲是湖北人，年輕時在國內打拼謀生當起判工，帶領着一隊同鄉工人，按那裡有工作便往那裡去闖盪，由江西一路走到湖南。「做到湖南一個叫坪石嘅地方，有人問佢馬鞍山有嘢做，你去唔去？佢根本唔知道馬鞍山喺邊度，咁有嘢做就梗去啦！」饒玉鞍娓娓道出父親 1940 年代末帶着一大班工友，飄泊南下到香港馬鞍山礦場工作及定居下來的故事。

饒玉鞍 1951 年在礦村出生，他在家中七兄弟姊妹中排第四。年幼時在山頂信義學校就讀小學。到十歲時離開礦村，當時父親饒錦雲已轉往船灣淡水湖從事修建水塘的工作。



像饒錦雲這樣從國內來到馬鞍山礦場打工的外省人為數不少，他們來自不同省份，故此山頂區美食大街的功能不僅是果腹，更為這群飄泊到馬鞍山礦場落地生根建立礦村的村民，提供一種千里之外家鄉的親切味道，一種可解鄉愁的味道。



礦村美食來自五湖四海，我們曾邀請潮州聚落的村民製作潮州美食，與參與計劃活動的社區人士分享。





蝦棗 - 原是潮汕地區一種特色油炸小吃。



潮州粿粿 - 用粘米製作，味道有咸有甜。





膠羅錢 - 形態類似糖不甩，但製作程序不同。



1.3

住在「山頂一號」的織婆

訪談日期：二零二三年八月廿七日
訪談對象：王瑞蘭婆婆（織婆）

接觸到王瑞蘭婆婆（織婆），可說是我們在礦村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期間的一個意外收穫！

訪談當天下午，原本只約了三位曾在山頂信義學校就讀的舊生進行訪談，怎料見面後才知道他們中午剛好與織婆飲茶聚舊，而織婆飯後跟隨大家回到礦村。在她重遊舊地之際，意外地成為我們其中一位訪談嘉賓。

織婆向我們訴說，因疫情戴口罩四年，都沒回來馬鞍山礦村，甚是掛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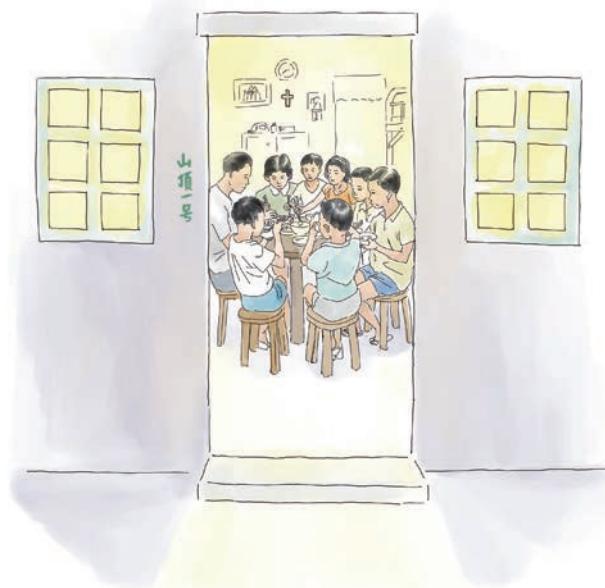
織婆 1938 年生於東莞塘夏，今年已八十多歲，是少數仍能接觸到的第一代礦村村民。這一代村民對礦村早期面貌和生活的記憶，尤其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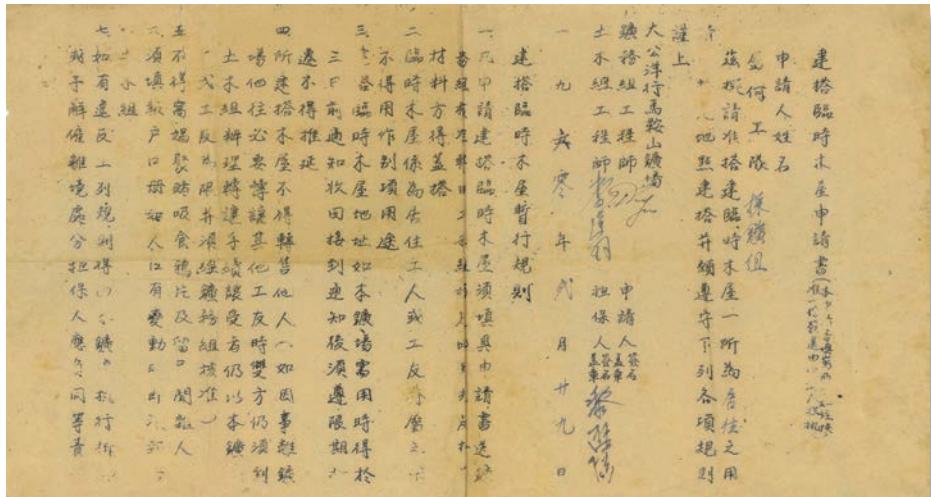
織婆年輕時在內地與丈夫結婚，1950 年代漂泊南下到香港。最初在鰂魚涌替外國人「打住家工」，負責洗熨。她說：「後尾我老公話：『我啲衫冇人洗，你又同人洗衫，你唔好做啦！』」於是她在 1958 年搬入馬鞍山礦村，開始跟在礦場工作的丈夫一起生活。夫婦一共有五子一女，其中五名子女都是在家中出世，由鄰居接生。大部份子女都在礦村山頂信義學校讀書。



初到礦村時，織婆跟丈夫到信義會山頂教堂聽道。她覺得自己可以有那麼多子女，特別是生第二名兒子時他「腳先出」，但最後也能平安出世，全因耶穌保佑。她於 1963 年，在教會接受洗禮。織婆憶述：「我多謝耶穌，咁多個子女，真係多謝多謝耶穌！耶穌保佑！生第二個仔時係腳出先……有啲人就話叫（救護）車；有啲人就話叫醫生，我自己就合埋眼祈禱，叫耶穌保佑我、幫我。如果 BB 出到世，我就封幾多錢俾耶穌（捐錢給教會），跟住佢哋話搵到車又搵到醫生，咁我就話出咗嚟（出咗世）啦！」

她又雀躍地與我們分享，他們一家就住在山頂一號。「我屋企係山頂一號，而門牌則由礦場公司登記。」儘管現時山頂一號屋已不再存在，礦村內房屋門牌號碼的排列亦已不再完整，但「山頂一號屋」永遠在織婆心中佔有一個重要位置。





臨時建搭木屋申請書 - 當年礦村山頂的人都是自行建屋，而門牌則由礦場公司負責編配

根據收集到的資料得知，昔日礦村只以山頂區、馬鞍橋區、上下半山區及碼頭區來劃分。由礦場公司派出的林克成隊長負責為礦村房屋進行登記記錄，而織婆一家所住的木屋被登記為「山頂一號」。

織婆的丈夫當年在礦場工作，由礦場大公洋行直接聘用，負責電力維修和電線接駁，待遇較一般礦工好。她說丈夫早上八時上班，下午五時下班，下班後會再到礦場兼職另一份看守打風機的工作。她說一到午夜，礦洞內的燈便會被關掉，所以見丈夫「一到十二點唔返嚟，就驚嫁啦。」

織婆自己亦有幫忙礦場的工作，不過工作是在家中進行，主要負責預備放炸藥的紙筒，因礦場開採多數要用炸藥爆破。她說當時判頭知道她一家大細子女多，就介紹這工作給她。「果時仔女放咗學，我哋就去山度鋤啲泥返屋企，再用報紙捲一條紙筒，放啲



泥入去。捲好多條，礦場燒炮工頭就會嚟拎，拎到礦場，再放炸藥入去。」

織婆又說以前住在礦村山頂木屋區很開心，隔離鄰舍都好有人情味。不過當時住在山邊有一個弊處，就是常常有蛇出沒，織婆記得其中一次更有蛇入屋。她憶述說：「有一次我食完飯瞓覺未洗碗，忽然聽到啲碗乒鈴咁呤，原來有條蛇喺碗盤度！咁老公食完飯未返工，我叫佢搵條竹嚟，趕條蛇落個袋度。」這場「捉蛇記」成為織婆年青時在礦村做主婦的生活中，一個非常特別又難忘的回憶。



► 當年部份村民參與山頂區信義會恩光堂聚會的狀況

▼ 在礦場使用的打風機



第二章

馬鞍橋



2.1

那鐵皮招牌與門前對聯

「北海高峰傳世美，林泉麗景樂春華。」

山頂信義學校舊生丘福星告訴我們，他的母親在 1960 年代，曾在山頂區經營一間零食士多，而士多門前有這樣一副充滿意境的對聯。

一直家住馬鞍橋的丘福星笑言，對聯是由父親一位住在山頂區的好朋友所作及贈送，而對聯的開首二字正正就是取材自父親的名字「北林」。

丘北林是惠東客家人，於 1940 年代來到香港，在馬鞍山當起礦工。初期邊做邊學，憑藉努力，最後成為礦場測量員。當年馬鞍橋一帶是客家人主要聚居之地，丘氏一家也不例外。他們的家由丘北林一手搭建而成，兩房一廳的格局，還有廚房和廁所。

丘福星兒時每天放學後，會相約朋友一起到馬鞍橋下的溪澗游水。溪中大石表面光滑，正好給他們充當滑梯。小孩子們玩水之餘，順道當沖涼，之後便各自回家做功課、幫手做家務。

訪談訪談對象：丘福星先生
日期：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丘福星有時會跟父親上山斬柴、割草，為每天煮食和燒水準備燃料。

馬鞍橋附近有一條逾百年歷史的客家村落——「馬鞍村」，溫氏家族世代居於此，後期在馬鞍山居住的居民稱這村為「溫家村」。昔日村中有廿多幢房屋，村民以種植稻米為生，村口前的西馬肚石澗，為村中稻田提供穩定水源。丘福星指出，村中所產稻米基本上為村民自家主要食糧，不對外販售。不過由於他們一家與溫家村居民熟稔，間中也會獲贈幾斤人情米。

多年來，丘家一直居於馬鞍橋，母親則在山頂區人流較多的地段經營土多。父親那位為士多撰聯的好友，當時也在山頂區賣竹籬



仔。丘福星形容那位世伯「懂得打功夫」又「讀過書」，除了作對聯外，還替母親的士多取名為「凝香閣」，讓士多在山頂大多數無名店舖中，格外顯得雅緻特別。

丘福星說「凝香閣」以售賣汽水餅乾為主，亦有賣當時很受小朋友歡迎的抽獎遊戲卡。由於士多位置人流多，生意和收入均不俗，正好幫補一下家計，減輕當礦工父親的經濟負擔。

提起「凝香閣」，倒讓我們想起多年前曾在山頂區收集到的一塊類似是招牌的鐵皮。鐵皮上面寫有三個字，但因年代久遠，字體已有點模糊，一直無法辨認出是甚麼字。



五六十年代一溫家村一帶的梯田，多以種稻米為主。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逾百年歷史的客家村落——「馬鞍山」，後期在馬鞍山居住的居民稱這村為「溫家村」。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於是我們把那塊鐵皮招牌交給丘福星。他把招牌拿起看，即肯定地說上面寫的正是「凝香閣」三字。想不到數十年過去，士多的鐵皮招牌竟又回到物主一家的手中。

儘管「凝香閣」與其他山頂店鋪如今都已不復存在，但士多門前的一副對聯與一塊鐵皮招牌，卻跨越時空來到另一個年代，將人與人、人與地和地與地——馬鞍橋區與山頂區——之間的聯繫再度緊扣起來。





丘福星先生手持「凝香閣」的鐵皮招牌



2.2

馬鞍山的苦與甘

訪談對象：溫戌嬌婆婆、王偉明先生
訪談日期：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我啲大佬家姐都冇晒，嗰時冇得食，餓死晒。同埋嗰時會捉甲虫食，甲虫好多……。」

從馬鞍山原居民溫戌嬌婆婆的口中，我們得以窺見 1930 年代馬鞍山的艱苦生活：未能溫飽之餘，甚至有人因飢餓而死。面對極端困境，溫婆婆一代人展現的，卻是十分頑強的生命力。

現年八十多歲的溫婆婆，生於馬鞍橋附近一條歷史悠久的客家村落——「馬鞍山」。早於 1950 年代礦村尚未形成之前，溫氏家族已經在這裡世代定居。他們以務農為生，後來馬鞍山居住的人也稱呼這條村為「溫家村」。

溫婆婆與份屬山頂信義學校舊生的兒子王偉明，在接受我們訪談時憶述說：她在出嫁到礦村山頂區以前，一直在馬鞍山居住。村內生活非常艱苦，村民以種植稻米、番薯和蔬菜等為生，但要有收成才有糧食。她形容當時生活窮到「想買條魚都好難」，「煮菜油都無滴」，「有時啲菜種唔到，摘到啲野菜就炶熟食」。

生活無法自給自足，溫婆婆更從姑姐口中得知自己本來上有兄姐，卻因曾經「冇得食」，所



以「餓死晒」。溫婆婆自懂事以來就沒有兄弟姊妹，只有自己一人跟祖父母、父母及其他親戚，共十多人住在一起。

受傳統重男輕女觀念影響，溫婆婆在過了正常入學年齡後，才被允許到村內的「光明學校」讀了三、四年書。然而，只要她家中提筆寫字，便會遭到家中長輩責罵：「中狀元吖？」



溫家村當年主要以務農為生，村落一帶均有梯田包圍。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礙於家庭經濟狀況，溫婆婆經歷了艱苦勞碌的童年。她記得每逢中午下課，別家的孩子都是回家吃午飯，卻只有自己被祖母指令，到村內公廁「擔糞便」、到田裡施肥。即使下午放學後回家，也要到農田幫忙種田和割草，又要上山斬柴，她每天的生活半點也不空閒。

如今的溫婆婆是位笑容滿面、讓人感覺快樂和溫暖的老人家，雖然童年曾經歷飢荒，從小到大在村裡又要刻苦過活，但這些也沒消磨她積極生活的意志。

回想起家人偶爾在家中做家鄉美食的情境，她一直面露笑容。問到馬鞍村有甚麼傳統美食，溫婆婆說：「茶果！用爆谷撈糖做餡；炒蘿蔔做餡，同埋有煎堆，冇芝麻，咩都冇，淨係搵個口吹脹佢。」她又記得姑姐會做米通，還有父親拿起篤箕用中火炸煎堆的模樣。「爸爸揸篤箕，（放）四至五個（煎堆）落鑊，油係滾嘅，最緊要燒火喎個，大火就油爛，油爛就唔會掛起，最緊要中火……。」

糯米酒、涼粉、鹹粽、鹹水粽、年糕……，溫婆婆與兒子繼續愉快地為我們細數村裡人常做的傳統食物，而最厲害之處是所有食材包括糯米和粘米都是由村民自己種的。她又記起以前會上山，甚至到山下碼頭附近摘粽葉，並指出鹹粽和鹹水粽用的粽葉也不盡相同。



溫婆婆苦中帶甜的回憶，還包括她在 1950 年代末由馬鞍村嫁到山頂區，在信義會恩光堂張牧師的見證下，與當礦工的先生結為夫妻；以及生兒子偉明時因氣力不夠差點難產，幸遇上一名「好好人的阿嬕」幫忙接生。「喺我肚裡面推佢出嚟，佢個面都黑晒，後尾救返。阿嬕好好，但我哋好窮，冇錢打賞人哋。我都好感激，到依家都仲好感激。」

夫婦後來讓兒子在山頂信義學校讀書。王偉明在學校認識了許多朋友，一班孩子一起「通山跑」，由在山頂兩個山頭「搶軍旗」，到在石壘仔和梅子林村摘桔子，以至上昂平的溪澗捉泥鰌等。

王偉明很懷念兒時在村中簡單、純樸的生活。在他心目中，外祖父居住的馬鞍村是一處與世隔絕、像世外桃源的地方。村莊前面有河流，後面背山，又有風水林。村內有梯田種植稻米，也有許多果樹。

他說馬鞍村在他小時候仍有人種植水稻，但後來因水源不足而棄耕，加上交通改善讓很多人遷離。村裡的人也愈來愈少，最後連外祖父也離開條村，搬到外面與自己和家人同住。



跟溫婆婆母子做訪談，印象最深刻是他們提到家鄉美食時的雀躍，溫婆婆更特別懷念與家人一起預備食物的時光。大抵如也斯在《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一書的後記中提到，「食物連起許多人情與關係，連着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想像。」

在溫婆婆心中，家人的手藝不僅讓她感到自豪，更是一份愛與溫暖。這份愛和溫暖超越時空、永存於她心中。





五、六十年代山頂的信義學校（馬鞍山員工子弟學校），為村民子女提供教育支援。



當年礦村孩子放學後在操場玩耍，也會通山跑跳，好不快樂。



第三章

上半山区



3.1

半山三寶



俗語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在礦村半山的潮州聚落裡，有劉娟、洪秀貞和林碧霞三位八、九十歲的礦工遺孀。她們早在 1950 年代從內地遠嫁至馬鞍山礦村，由於她們皆居於半山區，且經歷相近、情誼深厚，街坊親切地稱她們為「半山三寶」。

訪談對象：劉娟婆婆、洪秀貞婆婆、林碧霞婆婆
訪談日期：二零二三年八月廿七日

礦村的半山區因昔日聚居的多為潮州人，故又被稱為「潮州村」。洪婆婆和林婆婆均來自潮州揭陽，而劉婆婆雖來自東莞，但她的丈夫也是潮州人。三位婆婆都是年青時，隨做礦工的丈夫，由家鄉嫁來礦村。

劉婆婆告訴我們，她廿四歲來到礦村，至今已差不多七十年。她說丈夫還未到六十歲已因肺積塵過身，留下自己和六名子女，靠養豬和種菜維生。「老公喺度做礦工，唔夠六十歲就走咗。經理升咗佢好高職位，好開心。醫生叫佢唔好做，肺積塵要休息，但佢話唔做可以做啲咩。做開呢行好淒涼，我四十幾歲老公就唔喺度。」





林碧霞婆婆（左）、劉娟婆婆（中）、洪秀貞婆婆（右）

洪婆婆也是廿多歲時嫁到礦村。初來甫到，她家暫住鄉里家中，直至現在住的屋建好後，才有屬於自己的家。她育有四子三女，家裡也有養豬和家禽。

她回憶當年賣豬，多是賣到沙田和大埔。「賣就通知叫人哋嚟買，上嚟睇。一隻幾錢，拎大秤嚟秤，大約百幾蚊一隻。」劉婆婆年青時是村中的「大力士」，她笑言連男人也抬不起百幾斤的豬，自己卻可以用手抬起。

三人中最年輕的林婆婆，在1959年廿一歲時來到礦村。一開始也是先住在鄉里家中，後來才與鄰居一起集資買材料建屋。林婆婆說：「以前冇錢㗎，做會（註），每家出三十蚊，十份就三百蚊，

註：指的是潮汕地區的一種民間互助儲蓄的習俗，也稱為「會份」或「標會」。就是一群人約定好，定期繳交一定金額的會款，然後輪流標取會款，有點像預付儲蓄和民間貸款的結合。



出面買紅毛泥材料整屋。我呢間屋整咗三、四次……我又生咗五個子女，兩個仔三個女，生活好艱難。」

她又說因為沒地方、沒資金、子女又年幼，所以沒有像大多數鄰居一樣有養豬，不過就有織冷衫、「車公仔衫和潮州人大衿衫」來幫補家計。

提到以前在礦村生活的點滴，三位婆婆指 1960 年代末，許多半山居民仍是燒柴和燒火水，直至大概 1967 至 1968 年才開始有電力供應。又因為大家都會上山斬柴來燒，山上的樹都被斬清光，樹重新生長出來，村民又再去斬。至於水源，則依賴下半山三條山坑。劉婆婆回憶說，自己有時候還要「揹著小朋友去擔(水)」。



「半山區的潮州人聚落在礦村自成一角。(相片由陳培佳博士提供)





當年礦村孩子多由母親主力照顧，有些家庭生養眾多，一個母親會帶著六七位孩子，

要數她們年青時在礦村一起經歷的大事，不得不提 1962 年颱風溫黛襲港，天文台掛起十號風球。洪婆婆形容溫黛「好犀利」，她記得自己當年帶着子女避到林婆婆的家。林婆婆則補充說，溫黛強勁到連屋頂都吹走，最後半山差不多全部民居也受到颱風破壞，颱風過後各人都忙着修葺房子。



當年礦工的工作裝備簡陋，部份人因吸入大量粉塵而後來患上肺積塵病而亡。



「三寶」都很愛礦村半山區這個從年青至今住了超過半世紀的地方。劉婆婆愛這裡空氣好，氣氛又和諧；林婆婆指半山區人守望相助，自己也對社區有感情；洪婆婆就說，如果有天不能再住這裡，自己一定會「唔慣」。



3.2

半山的豬

訪 訪
談 談
日 對
期 象
：
二 領
零 林
二 建
三 波
年 先
八 生
八 俊
月 生
二 波
日 俊

礦山除了文化多元，物種也豐富多樣，這從村民在訪談中細數昔日曾在馬鞍山郊野遇見的多種生物，可見一斑。當中包括有近年難得一見的金錢龜和穿山甲，已絕跡的香江老虎，還有在傳說中出現的熊。

有碼頭聖若瑟小學舊生記得，自己當年行經山頂天主堂，看到修女混養家雞和長相古怪的火雞時，曾忍不住嘲笑「火雞不如白雞（家雞）靚」；又有舊生不僅在家繁殖了一大窩白鴿，更把山上鷹巢裡的雛鳥拿回家餵養，讓母親為雀鳥有機會弄髒剛晾曬的衣物和鷹可能會攻擊家禽而憂心。

在飼養家禽方面，礦村半山區的養豬業曾經甚具規模。那些年礦工收入微薄，他們從嘉道理農場獲分配豬種（小豬俗稱）後，半山潮州村內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飼養豬隻作副業幫補家計。其中一戶——嘉華農場——更領有牌照和飼養過百頭豬隻，數量足以外銷至大埔。當年盛況，如今仍可藉由為數不少、荒廢了的豬寮作見證。

村民都說以前自家餵養的豬特別好吃，他們推斷秘訣是以「熟溲」餵豬。住在上半山的林建波記



得小時候放學回家，每當聽到媽媽說「屋企又唔夠柴火啦！」他便會放下書包，提着鐮刀和繩子，到屋後的山坡割草，把草紮好後沿山坡滾到路邊，再由父親搬回家去，放在灶底作燃料燒，然後用大鑊將切碎的蕃薯藤、五爪金龍、豬乸菜等，連糠煮成「熟洩」餵豬。

豬農把豬養大了，都是整隻拿去賣，賣掉再在肉檔買少量豬肉回家。林建波記得曾有叔父輩找父親林橋正頂手肉檔，但父親怕自己「盲字都唔識隻，又唔係做開生意」，轉而支持苦無本錢的同鄉林集成，給他十二隻豬仔作本錢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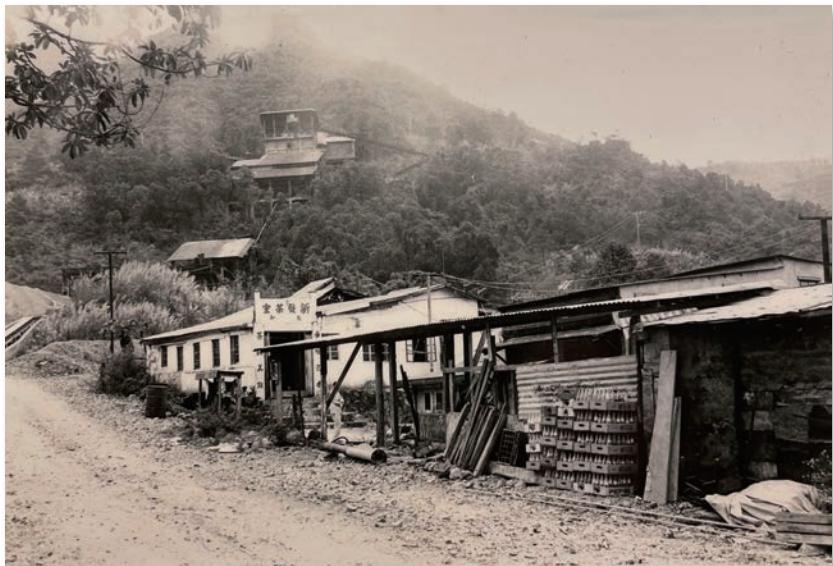
聚居半山的潮州男子，互相稱兄道弟，子弟對年長一輩都尊稱叔伯姑嬸，村民之間宛如親人，常會互相幫忙。而林父慷慨助人更是村中的佼佼者，他甚至常把兄弟置於妻兒之上。

林建波指十二隻豬當年可以賣到兩萬元，足夠買一層樓，父親的做法讓母親也有怨言。他說：「我阿媽



林建波家中世代相傳的爐灶，當年不夠柴時會沿山割草作為燃料。





當年碼頭區是整個礦村居民生活的市集，居民會到該處進行貨品及糧食的買賣。(相片由陳培佳博士提供)

講咗好耐，鬧咗好耐，話屋企咁窮，呢啲係副業嚟嫁嘛。」不過，林建波指父親雖然對兄弟有求必應，仍會確保家人毋須捱餓，但就會「有飯冇餸」。

林集裕在林父襄助下創立「集盛肉檔」，豬隻在半山家中屠宰後再分批販賣，他本人在山頂區擺地攤售賣，兒子則鎮守碼頭區肉檔，孫兒就踩單車把豬肉運到烏溪沙一帶出售。

「集盛」自始在馬鞍山半山建立起由繁殖至零售「一條龍」式豬肉供應服務。後來家族遵從長輩告誡少殺生以積福，遂轉行不再從事屠宰業，半山的養豬業其後亦告式微，結束了豬肉供應。



今時今日，半山曾用作圈養豬隻，甚至是修葺房子時暫作瓦遮頭的豬寮，只剩下垣牆方柱。村內除了貓狗，還有充滿生氣的錦鯉池。村民歸功於水質好有利池中錦鯉生長，但這或許也引證了他們的養殖技術並未失傳。

而林建波也承襲父親樂於助人的精神，每次邀請他受訪，他也不曾推託。在多次的訪談中，可以察覺到他對父親想法的改變，由最初形容父親「懣居」，到後來改以「樂善好施」來形容。即使語氣有所保留，但每當他聽到其他村民憶述父親的仗義善舉，甚至是他也知曉的善事時，他也難掩對父親作為的認同與喜悅。



向來世人愛以豬羞辱人愚笨，直至有科學研究推翻才破除偏見。昔日礦村賒借互諒，記帳不討，不顧阮囊羞澀仍慷慨利他，或看似昧於理財營商之道，然而成功共渡時艱，患難之情維繫數十載的相處之道，又豈不讓時人反思社區營造之真諦？



林建波指出當年家族豬場於半山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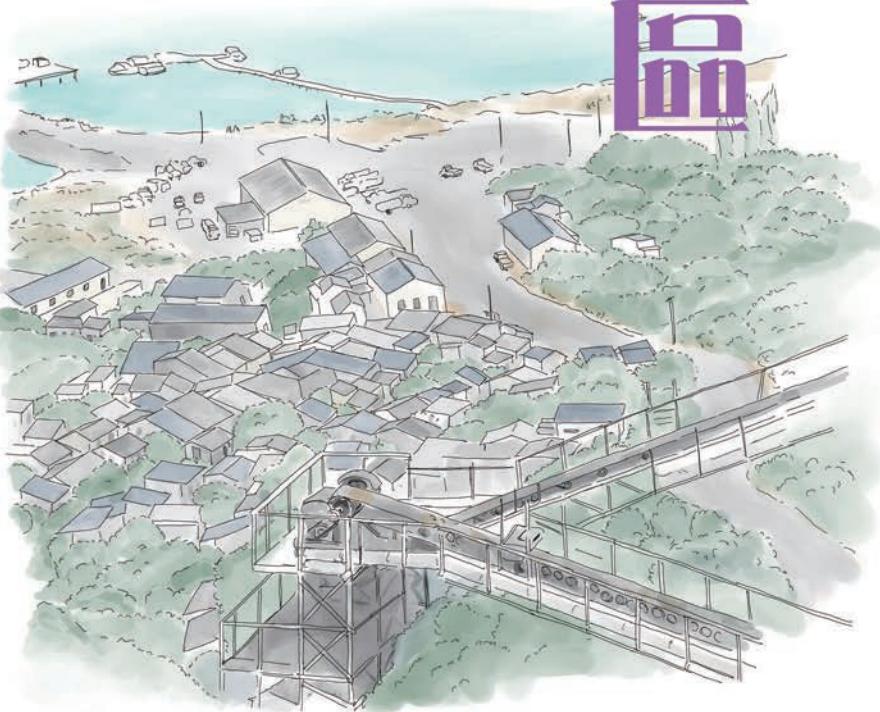


七十年代半山區風貌



第四章

碼頭區



4.1

來自遠方的思念

訪談對象：劉月媚女士（敖太）、敖麗莉女士
訪談日期：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這一天，一班曾在碼頭區居住的舊街坊，於鞍山探索館聚首一堂，一起懷緬昔日區內共同生活的點滴。縱然當年日子清苦，生活艱難，但鄰里之間卻彼此扶持、守望相助，那份濃厚而純樸的人情味，至今仍叫人難以忘懷，彌足珍貴！

舊街坊當中，敖太與女兒敖麗莉更帶來一封四十年前，由昔日鄰居從遠洋寄給他們一家的親筆信，分享兩家人未被遠距離阻隔的情誼。信的開首這樣寫着：

「敖師奶：很久沒有寫信給妳了，想來你們都好吧？過去我們相處十幾年，我們雖非至親，但亦同自己人一樣了……。」

話說敖先生與同是居於碼頭區的黃先生，是鄰居也是好友。兩家人在艱難歲月一直互相照應。敖先生早逝，留下敖太獨力撫養子女。後來黃先生舉家移民，依然記掛着這段在礦村建立的情誼，於 1984 年寄出這封信給敖太，問候她與子女的生活，並希望盡一點綿力，為昔日好友的遺孀提供幫助。





碼頭附近的黃泥塘又稱紅泥塘 (相片由陳培佳博士提供)

雖然敖太並未回覆黃先生的信，但上一代建立的情誼卻在下一代延續。敖先生的女兒麗莉於數年前有一次重回礦村，在途經馬鞍山信義新村時，與路上遇見的一位村民傾談起來，言談間發現對方正是黃先生的兒子，即自己兒時的玩伴。

儘管兩人兒時居住的碼頭區已填海成為今日的恆安邨與耀安邨，但當年的礦村面貌和鄰里情懷依然留存在他們心中。多年後能在礦村範圍內偶遇重逢，更讓兩人驚喜不已。

數十年前的碼頭區是馬鞍山礦村最繁盛的地區，除有店舖林立的市集，更有民居和礦場大公洋行的辦公室。附近滿佈黃泥的黃泥塘（又稱紅泥塘）及礦粉堆，也有村民居住。



「每次回家路上經過大公洋行辦公室，旁邊是日本工程師的宿舍，還有一間『咕喱佬』屋。每當需要運礦時，就會聚集一群工人在屋內休息。」敖麗莉仍清楚記得童年放學回家路上所見的情景。

碼頭區除了匯聚了許多人在此賺取生計，亦是礦村對外唯一的交通出口，更是礦村孩童的玩樂天地。他們常會走到海邊捉蜆、捉蝦和捉魚，甚至爬上停泊在岸邊的運礦躉船上玩跳水。

敖麗莉找到一本屬於父親的日記，上面寫有她祖父母的名字和家鄉地址。據敖太憶述，敖先生出生於湖南，家中開設武館，他曾在內地當兵，1940 年代末逃難至香港，初到埗時面對言語不通的困難，後來在馬鞍山遇到不少同鄉，遂以此作為落腳地。



選礦場將碎化後的礦粉堆放在碼頭位置按時運往海外



敖先生最初從事礦場工作，後來成為礦村天主教教會的司機，為神父駕駛車輛上落山頂及碼頭。他先住在教會宿舍，後來認識敖太並結婚，才在馬鞍山落地生根。

敖先生一直因身份原因，不敢重回內地。日記讓敖麗莉和敖太意識到這可能是他對遠方家鄉與家人的思念，於是敖太和幾名子女於幾年前決定為敖先生展開「尋根」之旅。雖然結果未如理想，亦總算完成敖先生一直希望重返出生地的意願。敖氏一家在馬鞍山礦村居住超過廿載，曾先後居住過山頂區與碼頭區。





礦場早期會使用戰後的軍人吉普車作上下山的交通工具



4.2

飛達茶餐室

訪談對象：
岑淑芬女士
訪談日期：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廿四日

礦村人口之多，可從 1960 年代同一時期有三間茶樓 / 茶餐室並立於村內窺見一斑。當中包括位於山頂區、獨市經營的「文園」；招牌當眼的「茂和」；還有村民最常提及的「飛達」——飛達茶餐室。

「豬潤燒賣、豬肚燒賣、鵪鴉蛋、雞扎、鴨腳扎……即係好多老式啲啲點心都有。」聽着岑淑芬和她的丈夫林楚成，細數一款又一款的點心，忽然感覺飢腸辘辘。

岑淑芬是飛達茶餐室老闆的三女，她的丈夫林楚成也曾在飛達的廚房幫忙。藉由林楚成夫婦的憶述，讓我們可以了解更多昔日礦村碼頭區茶樓經營的情況。

「有幾級樓梯噃，上去有度大門啦，入去兩邊有兩排卡位，中間有圓枱，入到篤（最後面）就有廚房喺度。」從林楚成對飛達內部格局的描述，加上夫婦倆收藏的餐室咖啡杯，皆讓人感覺飛達是中西食店的混合體。

飛達原本另有店東，後來由岑淑芬的父親岑卓添頂手。岑父是順德人，大時大節會做順德釀



鯪魚。他曾在廣州讀書又寫得一手好字，本來在大公洋行做文書出納，後來與同樣祖籍順德但家族較早紮根香港的太太，一同接手經營飛達。

岑父主要負責廚房工作，清晨三、四點開始做燒賣餡和搓粉做包，五時已準備好招待茶客；岑母則坐鎮櫃檯收銀，中午又會變身成為大廚，負責炒粉麵。餐室還另聘有一位點心師傅和一位洗碗工。

家庭成員也是重要的勞動人手。岑淑芬有兩位姊姊、三位妹妹及兩位弟弟，共八兄弟姊妹。除了與姊妹一同幫忙包燒賣、做糯米雞，她還要跟母親搭火車到旺角街市買餸；又要做苦力，把麵粉從馬料水搬落船再搬上岸，然後用手推車推過碼頭顛簸的石仔路，運回飛達。岑淑芬笑言，廿幾公斤的麵粉對她來說「唔係好重」，也「托得起」，大概這也是她在照顧弟妹時，常要揹着他們而鍛煉出來的成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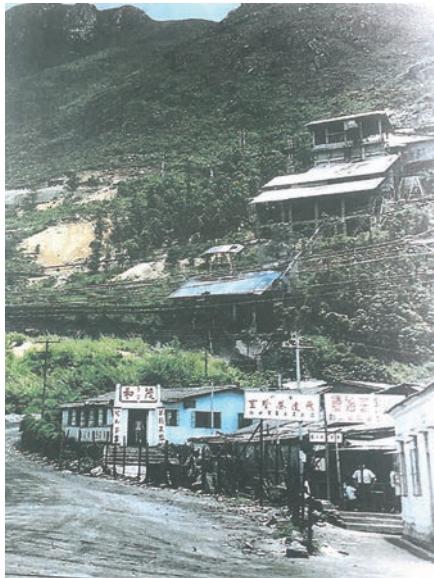


我們好奇大量新鮮食材是怎樣得以保存的呢？原來飛達當年已有大雪櫃。「因為嗰陣時大公洋行開礦場，所以碼頭區係好早有電。應該係五幾年，即係好早就有電嫁啦，早過山頂。」林楚成說。

他還說餐室要用上多頭電火水泵和電熱水爐等電器輔助，才能應付眾多的食客。而隨着生意興旺，飛達後來又增設了有海景的二樓，最多可坐上百人。

兩人憶起飛達歷來最特別的一單生意——是唯一一次提供飯盒外賣服務。由於礦場礦村一帶景觀獨特，向來深受製作人青睞，經常成為電視劇和電影的取景地。岑淑芬提到，曾有拍攝團隊到山頂礦場拍戲時訂外賣飯盒，她記得當時要特別「搵籬嚟放飯盒，再搵架車送上去。」

另外，馬鞍山街坊在飛達舉辦宴席也讓兩人印象深刻。他們笑言當年擺酒菜單也很豐富，有切雞、炸子雞、蒸魚，還有鮑魚和魚翅。「最開心就係擺酒，有好多嘢食，哈哈！走晒就輪到我哋食嫁啦。」



礦村碼頭區的餐室（飛達茶餐廳及茂和茶室）



隨着礦場結業、礦村人口移出、碼頭區清拆，飛達也經歷兩度搬遷。初時憑着與礦場大公洋行的人脈關係，飛達尚可在碼頭西南面不遠處的南蛇坑找到落腳點，繼續營運，但它最終仍難逃與礦場同一命運。

隨着碼頭重建，岑家子女亦須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他們一如不少碼頭區的居民，獲安置上樓，散落到美林、隆亨等當年沙田新落成的公共屋邨。

飛達茶餐室的存在，不僅讓岑家十口近廚得食，也讓礦工上班前可歎上一盅兩件；並為村民帶來味蕾上的享受，讓清苦生活中添加點滋味；更為他們的人生大事提供宴會場地，難怪飛達能在眾多村民的礦村記憶中佔一席位。



從選礦廠位置眺望碼頭景象



4.3

傳揚的種子

訪談對象：
陳培佳博士
訪談日期：
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六日

「每個片段都盛載一些我不能磨滅的感受、情誼。」陳培佳博士於訪談結束前，這樣回昧着他對礦村的獨特情感。

陳博士自 1957 年與家人從九龍市區搬到礦村的紅泥塘，居住了超過十年。他憶述一家七口原本擠在九龍的狹小居所，房間只容得下一張床；來到馬鞍山後，反而感覺到海闊天空。可從就地取材開始，一手一腳搭建自己的房屋——先在木板上加上防水瀝青紙，再用木釘穩固結構，然後鋪上灰泥。家，就這樣搭建起來了。

這位從城市搬到鄉郊礦村的小孩，喜歡跑到山的高處，採摘山中野果，然後累了便坐下來，從高處俯瞰整個吐露港、八仙嶺與海天一色。

一年下來看着季節轉換，雲的變幻、陰晴改變、日月星辰，於礦村的種種大自然體驗，種下了這孩子喜歡地理的情緣。

陳博士於訪談當日，一邊分享他從 1960 年代開始在礦村拍攝的照片，一邊道出馬鞍山礦村的生活，讓他喜歡上地理。他說：「所以我喺童年喫心底裡，覺得以



後有機會都要去了解多啲自己嘅土地，我住嘅地方，特別因為礦嘅開採而產生嘅所有聚落。」

後來，他在大學時期寫的地理論文，實現了他的童年願望。當中完成了數份關於馬鞍山的研究，包括礦的發展、礦場周邊的實況、馬鞍山聚落的變化和特色等。

礦村鄉郊生活也讓陳博士培養出堅毅精神。他記得以前放學要先由碼頭坐車到山頂，礦村的交通車是後期才有，過了交通車班次便要走路，路上佈滿石頭和泥沙，下雨時會變得濕滑，有時拿着東西走路，一不小心更會絆倒受傷。

後來他向學校爭取參與小學會考，又向父親爭取讀師範學院，最終成功取得卓越成績和教師資格，家庭的居住環境亦因為他付出的努力而得到改善。他說：「我覺得自己有個蛻變，出到去賺到錢，第一時間就買建築材料，由間屋牆腳開始採用『紅毛泥』修葺，到七十年代，全間屋都變成用『紅毛泥』起，有自己設計嘅廚房、廁所。」這也是許多礦村二代改善家園的鄉村情懷。

在礦村的天主教學校讀書，更引領他成為一名天主教徒，積極參與教會活動。他擔當神父的輔祭，協助禮儀崇拜、誦唸主禱文和唱聖詩。當時神父重視傳統教會禮儀，傳承比利時修道院的唱經傳統，每次頌唱都超過兩、三小時。

小時候的陳博士在旁聽完頌唱便記住，直到今天依然能掌握當中的節奏和語調。在訪談當日接近尾聲時，他誦唱的拉丁文主禱文，那聲音彷彿帶領着我們回到昔日的礦村時光裡。





▲ 矿村小孩喜歡跑到山的高處，從高處俯瞰四周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礦村的天主教
聖若瑟小學
(相片由陳培佳博士提供)



◀ 矿村的天主堂
(相片由陳培佳博士提供)





4.4

因礦成村之續

訪談對象：
：潘應謙先生
訪談日期：
：二零二三年九月廿五日

礦場的工作通常給人的印象是以艱苦的體力勞動為主，如開墾土地、劈石、掘礦等。然而在我們與舊村民的訪談過程中，卻發現礦場內的工種其實非常多元，除了艱辛的勞動外，也包括富有專業和技術知識的職位。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專業工種，就是礦場工程師。

礦場的專業技術在1976年礦場結業後，被應用到多個建設香港的大型基建項目上，原來的礦工隊伍更投身成為這些重大工程的人力與骨幹。

潘應謙是當年少數有完成大學課程的礦場職工之一。他在台灣主修地質學，畢業後經由父親朋友介紹，獲礦場老闆余榮金推薦，加入了大公洋行，擔任見習工程師。他的主要工作是採礦前的測量和地質勘探，屬於技術性極高的專業工種。

當時礦場的工程師大多是日本人，他向這些工程師學習，協助探索地底磁鐵礦的存量，又透過取樣分析，準確判斷山體不同位置礦石的品



質和經濟價值。他說：「工程師係日本人嚟，我跟佢採礦就知道點樣擺辦，點樣做記錄，礦石含量點樣分佈，然後會話俾啲工人聽我呢度要擺幾多礦。」

工程師在山體不同位置採集礦石樣辦，經化驗後便可掌握到礦石內蘊含磁鐵礦的百分比，然後按含量比例判斷多少礦石能湊成一定噸數的磁鐵礦。礦工按工程師指示開採後的礦石，會被運到山下的選礦廠，經選礦廠的機器加工處理，礦石最終會分離成為有經濟價值的鐵沙和無用的碎石，鐵沙會被運到碼頭區堆放及等待運輸出口。

潘應謙在 1961 至 1962 年間居住於礦場碼頭區的職工宿舍，期間在礦場職工的社交派對上，認識了有「電王」(註)之稱的礦場高級維修人員畢傑的女兒畢秀娟，兩人後來結為夫婦。

畢傑是一名經驗豐富的電工，1949 年隨國內移民潮南下香港。「電王」也是礦場極為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挖掘機器的變壓器或選礦廠的大型電器零件損壞了，也是交由這位電工負責維修，礦場許多重要機器的故障問題最終都是由他一手解決。

礦場見習工程師的經驗，為潘應謙日後帶來源源不斷的工作機遇。離開馬鞍山後，他陸續參與了城門針山礦場的開採工作和興建船灣淡水湖等大型基建項目。後來他更加入了政府土木工程署，擔任礦場廠長，管理鑽石山、土瓜灣美善同道、安達臣道及屯門藍地等多個政府石礦場的運作，項目遍及全港各處。

註：「電王」泛指當時礦場最擅長電工維修的維修員稱號。



除了專業技術的輸出，當年馬鞍山礦場的礦工隊伍也在礦場結業後，投身獅子山隧道和船灣淡水湖等多個大型基建工程。潘應謙娓娓道來，說當時船灣淡水湖其中一項工程須開鑿一條極大的引水隧道，隧道高十米、闊八米，因應地質條件，需要熟練的工人進行燒炮及挖掘工作，而馬鞍山礦工以往在地底進行鑽孔和爆破的工作經驗，正好派上用場。

潘應謙續說：「馬鞍山又有隧道，又要炮王喺 underground (地底) 做 blasting (爆破)，咁你依個船灣淡水湖，都係要有呢啲人去做啲嘢。」他又回憶起當年有不少馬鞍山的管工，帶着整支礦工隊伍參與淡水湖工程，許多礦場「舊同事」也在新環境下得以重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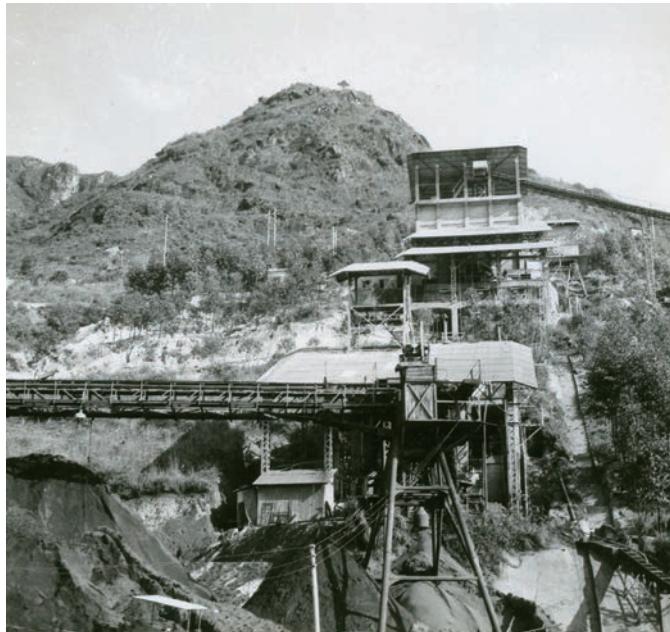


從礦石分離出來無用的碎石，會被堆棄在礦場一帶，
今日在礦村範圍也能看見。



因礦成村，馬鞍山礦村因應礦場發展與時代需要，匯聚了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形成四個村民聚居生活的群落。村民們為家庭生計付出辛勤汗水，共同編織出香港鐵礦業輝煌而重要的一頁歷史。

礦場結束後，原以為隨着居民遷離，這段歷史會逐漸在人們的記憶中淡出。然而，潘應謙的故事卻告訴我們，礦場所孕育的人力和技術不僅未曾消失，更深遠地影響着香港往後許多重要的基建項目及社會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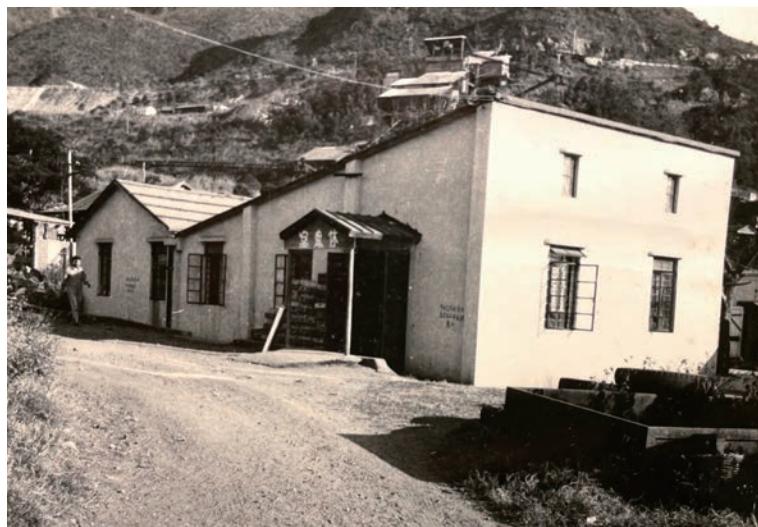


礦工按工程師指示開採後的礦石，會被運到山下的選礦廠，經加工處理成有經濟價值的鐵沙和無用的碎石





馬鞍山礦村因應礦場發展與時代需要，匯聚了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形成四個村民聚居生活的群落。



當年碼頭區礦場礦工休息室（相片由陳培佳博士提供）





馬鞍山礦場由山頂延伸至碼頭，因礦成村，匯聚了五湖四海的人，組成礦村四個群落，成為了一條香港獨特的鄉郊村落。





鳴謝

鳴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 - 鄉郊保育辦公室的資助，促成本計劃完成。本計劃於 2023 年 8 月至 2025 年 4 月期間，為 82 人進行至少 38 次口述歷史訪談，訪談資料用於整項計劃的書籍出版文章內容、網上聲音導賞內容、展覽、活動內容設計、導賞資訊等及日後作為不同形式的社區教育用途。

感謝曾參與本計劃內口述歷史訪談的每一位馬鞍山礦村村民及舊村民 (排名不分先後)

王美芳女士、林宋卿女士、高少英女士、林楚雲女士、王美玲女士、敖國強先生、敖麗芬女士、敖麗芳女士、王平發先生、王偉傑先生、王响榮先生、王群卿女士、林建波先生、林嬪卿女士、廖鳳嬌女士、李少娟女士、鄭瑞娥女士、鄭瑞清女士、吳惠珍女士、黎文超先生、謝榮波先生、劉福貴先生、王瑞蘭女士、林碧霞女士、劉娟女士、洪秀貞女士、高文龍先生、高培材先生、高少波先生、林楚成先生、林長到先生、丘耀雙先生、高碧玉女士、高國強先生、高碧貞女士、高碧霞女士、高國洪先生、滕培生生、徐華珍女士、賴漢泉先生、麥海泉女士、陳燕生先生、畢熾壠先生、畢秀娟女士、潘應謙先生、蔡平安先生、何志從先生、何秋蓮女士、丘福星先生、黃子廣先生、達智華先生、謝少強先生、何炳權先生、梁文勝先生、劉保羅先生、饒玉鞍先生、



黃浩勳先生、王偉明先生、溫戊嬌女士、余秀玲女士、劉月媚女士、
敖麗莉女士、黃正基先生、尹美玲女士、黃啟有先生、鄭燕芷女士、
林惠蓮女士、鍾觀生先生、鍾天生先生、鍾觀勝先生、岑淑芬女士、
范瑞萍女士、范婉萍女士、林秀華女士、林春正先生、潘寶珍女士、
李錦棠先生、王志明先生、李國雄先生、黃榮本先生、羅耀錚先生、
陳培佳博士

編著及出版：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書籍策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青營（鞍山探索館）

督印人：梁玉娟女士

編輯及排版小組：

麥運端女士、雷敏妍女士、陳子恒先生、樊文韜先生

口述歷史訪談工作小組成員：

伍美琴教授、杜愷臻先生、陳子恒先生、陳嘉敏女士、陳嘉鋒先生、
黃旭康先生、湯文勇先生、麥俊軒先生

書籍插圖：Verbum Press

鳴謝團體：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 - 鄉郊保育辦公室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城市創新中心

鳴謝歷史相及文件提供者：

陳培佳博士、余秀玲女士、馬鴻彪老師、梅建明先生、李逸田先生、
香港大學圖書館、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版權所有：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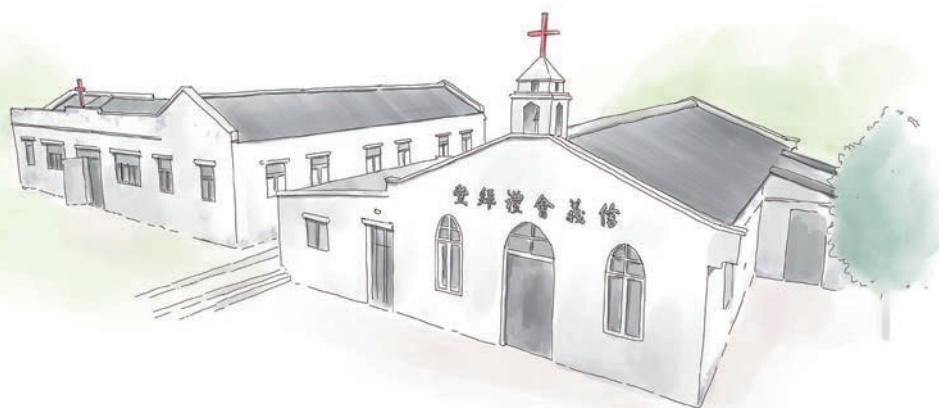
馬鞍山礦村，一條在特定歷史時空裡悄然誕生的鄉郊村落。來自五湖四海、不同背景的人，因著鐵礦場的存在走到一起，在馬鞍山下搭建起四個聚落而成家。他們帶來原鄉的語言、風俗與風味，在一片嶙峋的山勢下與艱辛的環境中，活出一個個細膩的生命故事。

從 2023 年 8 月起，我們一步一步走訪村民與昔日的居民，透過 38 次的口述歷史訪談，記錄下 82 位礦村人的聲音與片段。這些故事，不僅成就了這本文集，也呈現在網上聲音導賞、展覽、社區導賞等不同形式之中。我們盼望未來，這些資源將成為社區教育中有溫度的種子，在更多人的心中發芽成長。

今天的鞍山探索館，亦會承載與延續這份保育精神，我們今年推動的「山屋服務」，志在持續推廣礦村文化、登山精神與自然保育的價值。我們盼望馬鞍山礦村的這座山屋（鞍山探索館），不僅是遊人歇腳的地方，也能像昔日的礦村一樣，提供一個讓人聚首和彼此連結的空間，讓每一位到來的人，無論是重訪的舊村民，或是初來的探索者，都能留下屬於自己的美好體驗。



歷史未完，故事未止。願這本書所收錄的點滴，延續這處人與地的情感流轉，亦盼望這份來自昔日礦村的溫度，也可溫暖現今這片土地上人與人的相遇。



機構簡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自 1976 年成立，是香港大型的綜合性社會服務機構，以創新的方式、關愛及以人為本的精神為基層及弱勢社群提供多元化的服務。本機構現時有超過 60 個服務單位及 50 個特別計劃，服務範圍遍佈全港，由幼兒到長者，從家庭、學校以至職場，每年服務人次超過 250 萬。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服務網頁)



信義會鞍山探索館
(服務網頁)



因時代發展而聚散離合，他們不但
是香港獨特村落故事的編織者，也是
香港社會發展史其中一頁的締造者。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Social Service - Hong Kong



鄉郊保育實助計劃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Office



鄉郊保育辦公室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Office

(非賣品)